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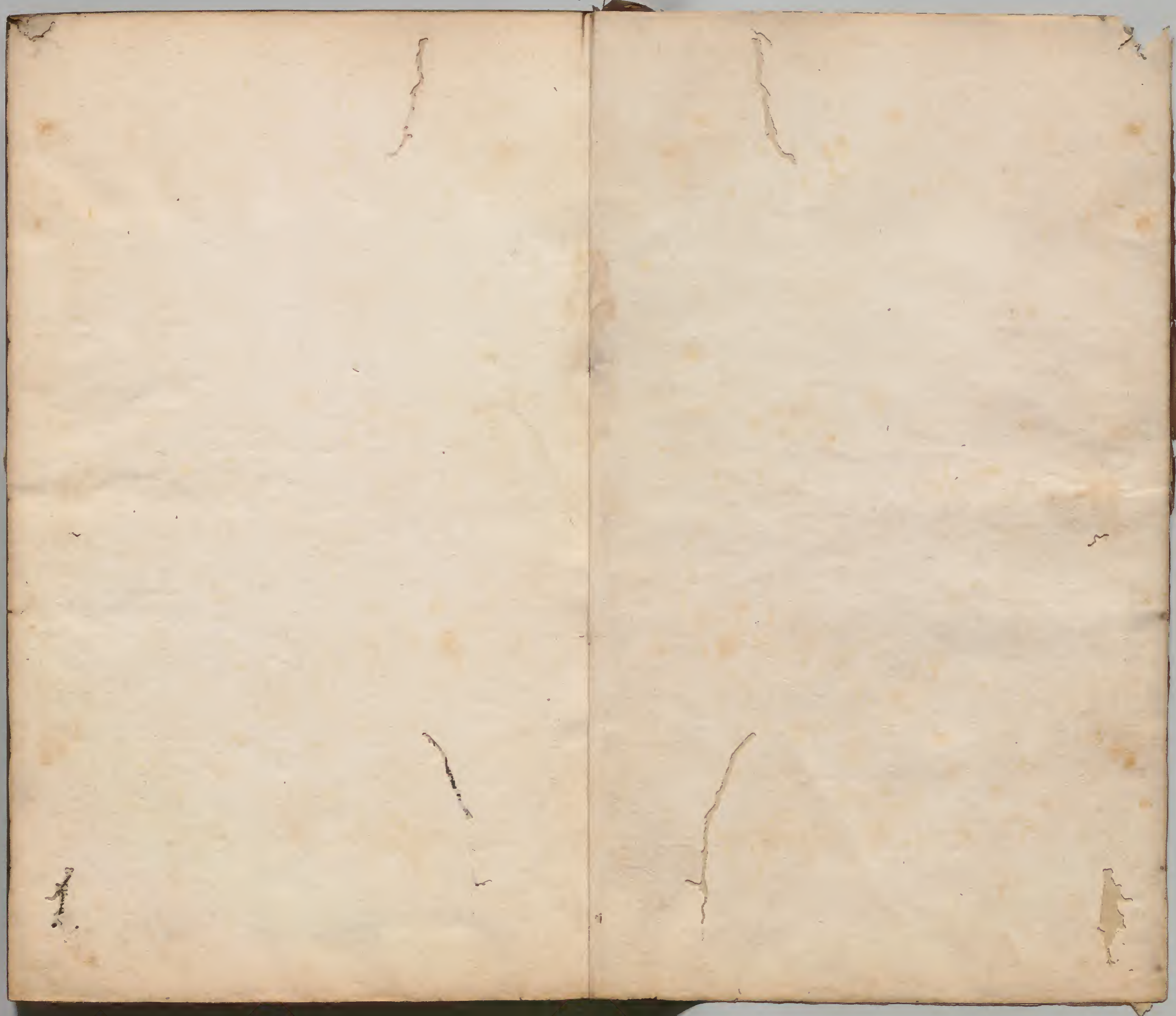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五	
四	二	六	
冊	函	九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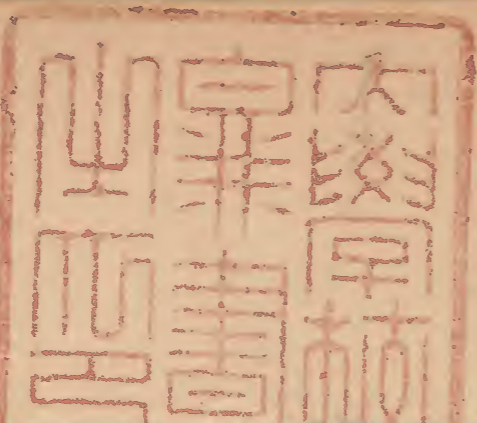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	一	五	漢
九	二	六	書
函	四	五	類
三	冊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65
冊數	24	( 4 )
函號	279	11

三史百十号







高祖本紀第八

漢書卷八

沛豐邑中陽里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沛豐邑中陽里

人姓劉氏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字季

父曰太公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嫫與湍同音

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

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

有七十一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骨龜背龍股長美須髯左股

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

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呼為曆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而愛人喜施正義喜許計反施尸跛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

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

亭在徐州沛縣東一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

媼武負貫酒章昭曰貫賒也○索隱曰鄒誕貫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云貫賒也說文云貫貸也臨淮有

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纏而此紀作射陽則貫亦射也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

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蓋子云傳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

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後也縱觀觀秦皇

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

音義曰單音善父音芥○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經云

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

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王主進文穎曰主賦歛

禮進為之帥○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歛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書聲轉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令諸大

夫曰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

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

韋昭云給詐也劉氏云給欺負也何休云給疑也謂高祖素狎易謁入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數也謁入

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

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

侮諸客遂坐上坐

正義上在果反下在卧反

無所詘

正義音丘忽反

酒闌吕公因

目固留高祖

正義曰不敢對衆顯言故目動而留之

高祖竟酒後吕公曰臣少

好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

相人多矣無如季

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

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

願為季箕帚妾酒罷

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衆之

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吕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

劉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

謚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

高祖為亭長

時常告歸之田吕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

飲吕后因鋪之

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吕后因飼之國語云圍中童子無不鋪

老父相

吕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

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

舍來吕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

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

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

薛治之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

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蒸豈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

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考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時時

冠之

正義音官下同

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

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度田洛反此必寤反

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加也夜徑

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令一人行前

正義行音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索隱曰鄭玄云步道曰徑願還

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

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

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

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

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

覆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上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曰畦時畦

音戶圭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

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褒敗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

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人乃以嫗

為不誠欲等之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答擊也漢書作苦謂欲困辱之嫗因忽不見

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包愷伯莊音古孝反後人生高祖高祖乃心獨喜

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光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大

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一再反廣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

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網按應劭曰二縣之界

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也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處師古曰四方常有太雲五色具而不雨其

下有賢人隱矣故曰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

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〇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

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煞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

秋陳勝等起斬王陳而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斬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諸

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

主吏蕭何曹參索隱曰按漢書蕭何傳參為獄掾何為主吏乃曰君為秦吏今欲

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

因劫衆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

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或至百人則是百人已下矣於是

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

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為保障劉季乃書帛射城上

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

並起今屠沛索隱曰范曄謂剋城多所誅殺故云屠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

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

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

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索隱曰言一朝

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才能薄劣不能完全其眾能者獸形色

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

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

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

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

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按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

曰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曰管仲曰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而擊鼓

索隱曰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金今註引發作交誤也

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夔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

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為夔臣瓚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

古人新成鍾鼎亦必夔之應劭曰夔呼為豐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

謂其象似玉瓦原之夔是音用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

名之此說皆非據音火稼反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

字林又云熊旗五旂謂與士卒為期於其下故

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嵇康音試蕭該音幟由所殺蛇白帝子

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口樊噲等

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

陽章帝改曰胡陸

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

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東二十里

戲驛存還謂為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

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吳秦泗

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

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

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壯名也戚音將毒

縣也鄭德包愷並如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

字讀李登音千笠反沛公還軍亢父索隱曰顏

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



與宋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畧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

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

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

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

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

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寧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

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鄉號曰大司馬又不為寧縣君東陽寧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寧君又別言秦嘉則臣

瓚之說為得顏師古以寧是姓君者時人號之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也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

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有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

●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去北定

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

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曰韋昭云相沛縣應劭云

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韋昭云蕭音唐又音宕蕭音之縣名謂

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

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

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

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

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

曰韋昭云潁川縣○正義曰襄城許州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

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盱台呼夷○正義曰楚縣也項

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阿之縣名○正義曰濟

州縣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別

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

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

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

曰地理志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

曰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

上陳留縣○正義曰在雍丘東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

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

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音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纏結於項者縶音獲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

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

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

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遏絕之過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秦將王離圍

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

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

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

○正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

也楚舊也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

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

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

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

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索隱曰韋昭云奮憤激也懷王諸老

將皆曰項羽為人僇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僇疾也悍勇也一云僇輕也音匹妙反漢書作禍賊

也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按如淳

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

曰楚謂陳涉也數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

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

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

悍今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

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川北也服虔云

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

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沛也遇剛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武侯陳武武一姓柴

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賈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

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益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

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并魏將也欣字或作新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并攻

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圍縣郟食

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

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

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

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奪行無

鍾鼓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酈商

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

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云東郡縣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

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楊熊走之索隱曰韋昭云故

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畧

韓地文穎曰河南新蔡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

三州志云河南南緱氏縣以山為名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

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收軍中馬騎與南

陽守齧戰地理志南陽有驍縣破之略南陽郡

南陽守齧走保城守死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

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

也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

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

得先破秦入咸

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

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

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

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

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

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

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徐廣曰七月也。索隱曰韋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

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音灼曰功臣表戚

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

今郡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也

也按玉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

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一云陵。索隱曰韋昭云南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鋗與

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酈誕生音錫歷蘇林如淳音擲析屬弘農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一名曰羽析

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

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

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

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

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雒謂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為商縣武關又大康

地理志武關當冠軍縣西峽關在武關之西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

幟諸所過毋得掠囚應劭曰囚與虜同秦人意秦軍解因大破之

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丘遂先諸侯

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秦王子嬰素

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

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

降軹道旁索隱曰軹音只漢書宮殿疏云枳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

安東三十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

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欲反屬

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居止宮殿中而息也樊噲張良諫

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

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偶語者棄市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如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棄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今律謂絞刑為棄也吾與

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二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餘悉

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

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

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

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或說沛公

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遺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鯁生說我言鯁小也小生即解生

曰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

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

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

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

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

至戲

正義許宜反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

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為相珍寶盡有

之欲以求封

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

亞父勸項羽擊沛公

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

增號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並音甫

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

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

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

餘騎驅之鴻門

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西北洞門是也

見謝項羽

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

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

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

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

正義曰懷王初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

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非

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

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

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負約

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徐廣曰三十二縣三分關

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

陽索隱曰因葬太上皇改名曰萬年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

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

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

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名地理志六安國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

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

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

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

河間二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

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二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

從者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

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棧道音士諫也地形似器故名之

以備諸侯次置六襲之亦示項羽

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

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

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



人也日夜跂而望歸正義曰跂音丘賜反說文云跂舉踵也司馬彪云跂望也及其鋒而用

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

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

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音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

義帝行正義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

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

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

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音悅下音稅請兵擊張耳齊予陳

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

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

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地理志武都邯

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

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神靈之所在也

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樊噲圍之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

今將軍薛歐音惡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

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

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

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不得前令故吳

今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畧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  
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

徐廣曰後曰京兆河上徐廣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

王至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

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北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

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

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

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

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

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

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

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淮州入于午

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

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

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

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

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

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

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與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榮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鄢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榮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

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䟽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徐廣曰按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

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

收兵欲復東表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

從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曰

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

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

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

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

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

軍小脩武南

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

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

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劉

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入楚

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

遂復下

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

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詐

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

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徐廣曰一作簡

往擊之韓

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

挑戰

正義挑田弔反下同

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

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八

七

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  
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  
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假邊近也  
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  
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  
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  
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饑漢王項羽相  
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  
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

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

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

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

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

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

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邯

等而徙逐故主

索隱曰謂田氏趙歇韓廣之屬也

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

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

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

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

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

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

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捫摸也中臂而捫足者蓋以

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行病甚因

馳入成臯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身病愈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索隱曰梟懸首於木也欣自劉於汜水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

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

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

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

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

東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

武南為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也項王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

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

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

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

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

壽春正義曰今壽州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

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

縣音甫今亳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立武王布為淮

康熙三十九年刊

三

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絕句孔將軍參侯孔 大敗正義曰復侯富反乘猶登也進也 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索隱曰應劭云楚歌今鷄鳴歌也顏遊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是歌是楚人之歌聲也 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 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

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

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

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

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

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

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

便國家甲午徐廣曰月甲午 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秦世三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

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 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

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



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噲秦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棺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正義食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三皇寺意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王陵對曰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

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二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人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噲秦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自將擊之

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

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幾音機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

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

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賴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

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

公曰天無二日王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

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李卒持帚者也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

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

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顧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二老況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宗父號也十二月

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

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

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肯劉顯云相傳作肯也因

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秦

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使者索隱曰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帶山河之險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自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自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

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

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自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

萬曆二十四年刊

高祖本紀八

二日

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曰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按又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

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音灼曰許慎曰瓴甕似瓴者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

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千里之外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應劭曰齊得十二之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爾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

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 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

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

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

為荆王王淮東

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 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

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自屬齊

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 乃論

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索隱曰信初都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

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 信因與

回謀反太原白土

徐廣曰在上郡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

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

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

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

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地理志曰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

蕭

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索

隱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

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

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

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

之東垣過栢人

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栢人屬趙國

趙相貫高

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

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二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郟而還築在郟

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

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

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

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

四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

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

曰江湖之間謂小兒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

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

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

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

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豨

曰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

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茶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

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

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

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

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漢

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

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道太原入定代地韋昭曰道猶從至馬邑馬邑不下

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

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

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者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

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萬曆二十四年刊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魏徐廣曰在蕪縣西翽按漢書音義曰會音儉保邑名魏音

直偽反○索隱曰漢書魏作生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

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

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

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歌詩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

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

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敕令其後以為常爾復其民世

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

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

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

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帳也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

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

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

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帛為吳王漢將別擊布

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在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

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十一月高祖自布軍

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釋負芻

之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王之之子王假之祖齊潛王索隱曰名地言王子王建祖趙

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遷之父皆絕無後予守家各十家秦皇

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

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

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

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

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

中行道病甚吕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

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

五十斤罷之已而吕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

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

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

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

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

生至漢十二四日不發喪吕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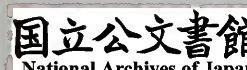
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  
 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漢書曰酈商酈將軍往見  
 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  
 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  
 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  
 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丙寅葬徐廣曰五月已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已巳即立太子為帝有本脫已字者矣引漢書

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

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  
 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  
 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  
 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駟按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  
 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  
 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  
 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  
 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  
 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文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





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

文文之敝小人以僂徐廣曰一作薄駟按史記音隱曰僂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荀習文法無懈

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僂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隱云僂音

先志者蔽僂聲相近故以蔽為僂爾故救僂莫若以忠鄭玄曰三復反始

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

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

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

百二十步高十二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卽號沛公

嘯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碭

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卽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吕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索隱曰吕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吕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吕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吕太后者

徐廣曰吕后父吕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吕宣王

高祖徵時妃也

漢書

音義曰諱雉○索隱曰字娥姁也

生孝惠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

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壻曰漢

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十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内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顛悴是也

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

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

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

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其紀反

又音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

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

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追謚

曰悼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鄜○索隱曰子

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高祖

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

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母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

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

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

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

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

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索隱

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周

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

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

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

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

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

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

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曰醪鳥食糗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黎明孝惠還徐廣

曰犁猶比也諸言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

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曰令音齡太后遂斷戚夫人手

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

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

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

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

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

廼令酌兩卮醪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

取卮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

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醪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

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

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王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子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故云公主贊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今王有七十

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

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

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

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

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

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二里經緯

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

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

孝惠帝崩

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

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為侍中

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

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

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哭解脩有所思也又音戶

賣反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

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

正義曰母音無太后

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

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

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

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

漢書曰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

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大長安北三十五里

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

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謹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

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

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

血盟

索隱曰噍鄒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唾又音丁腓反

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

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

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

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

王陵乃拜為帝太傅

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贊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

奪之相權王

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

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

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

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

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

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

徐廣曰姓

馮○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

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

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

朱虛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胸縣東六十里十三州志云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虛猶立朱猶丹也

以呂

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

徐廣曰姓齊

少府延為梧侯

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

乃封呂種為沛侯

徐廣曰釋之之子也

呂平為扶柳

侯

徐廣曰太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二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

張胃為南

宮侯

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

為淮陽王

韋昭曰今陳留郡

子不疑為常山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

八里子山為襄城侯

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農漢書襄城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按志襄城屬潁川

朝為軹侯

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

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

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

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

徐廣曰祿後釋之少子

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

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

春秋星 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應

音見曰括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縣 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更始音輸○正

西南三十里本漢飾縣呂他邑也 呂忿為呂城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呂忿為呂城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西三十里呂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

尚先祖封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

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

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

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

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

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

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

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感懽亂不能繼嗣

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

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

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

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

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

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

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七年正月太后召

云東萊縣

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  
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  
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  
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  
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  
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  
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巳丑日食晝  
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

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后

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

女弟呂類索隱曰韋昭云樊增妻封林光侯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

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卽崩後劉將軍爲皇弟以劉澤

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

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

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

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卽自殺太后聞之以

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

爲魯王敖賜謚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



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久也

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

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

十月立呂蕭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

東平侯二月中呂后薨還正義曰後芳弗反又音廢後同過軹道見物如

蒼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據音戰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

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

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

侯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

侯徐廣曰二云張釋卿駟按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贊贊文事

樂為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

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

中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

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

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

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丘衛宮慎毋送喪

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

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

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

后已葬

皇南謚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曰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

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琊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憚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

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

三趙王

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類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

滅梁趙燕以王諸

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

關中內懼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

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索隱曰猶鄭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復類也

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子冬涉川猶子若異

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子冬涉川猶子若異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當是

時濟川王大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

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

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

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

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

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

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

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

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

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

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

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

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

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

處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

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日平陽侯留行  
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  
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  
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呂產乃趣產急入官平陽侯頗聞  
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  
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  
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  
蠻夷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

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  
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  
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  
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  
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  
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按韋昭曰訟猶公也○索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為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  
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子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

順治十六年刊

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

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

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

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

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

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

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

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

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

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

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

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

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

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

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

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

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

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大

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

順治十六年刊

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

張晏曰備漢制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

九月則閏月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

天子壘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

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官乃與太

僕汝陰侯滕公入官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

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培兵罷去 徐廣曰培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

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

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托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

與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

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

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則

車駕駟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

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

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

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

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

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

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

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

呂氏作妃

及正軒掖

尚私食其

志懷安忍

性狹猜疑

置鴆齊悼

殘彘戚姬

孝惠崩殞

其哭不悲

諸呂用事

天下示私

大臣菹醢

支孽芟夷

禍盈斯驗

蒼狗為菑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二年春已破陳

穽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

太原郡也

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

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

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

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

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寔血京師

公羊傳曰京大師衆

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曰漢書寔作牒音跣丁牒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敵事廣雅云喋履也謂履涉之此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孝文帝本紀

一

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

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

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

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三矣高帝

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

磐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

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

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

入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矯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

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

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

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

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

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

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

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上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

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文迹言似夏

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

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曹漢書蓋寬

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

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下人曰所謂天王

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



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

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

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

名橫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

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兒醜卿善圖物容一、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村留覺之西、沒水故置其

象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

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咸陽宮在渭北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

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

間言索隱曰包愷音開言欲向空閑處語顏師古云間容也猶言中間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宋昌曰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

爾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

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

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

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

惠帝子不審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終母丘嫂也

列侯項王后徐廣曰代項王劉仲之妻駟案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謚為項王也如淳曰項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頡為

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鄭彥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項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項王后別

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項王后是代項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隆為郃陽侯故云列侯項王后韋昭曰陰安屬

魏郡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

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最尊言更請楚王計宜者故下云皆為宜也寡人不敢當羣臣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二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

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

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

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

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

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

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

常○索隱曰按漢儀云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

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二十

六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

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

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

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

赦天下賜民爵二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

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

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隱曰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酺出食為酺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

亥皇帝即阼

正義曰主

謁高廟右丞相平

正義曰此

徙為

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

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

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檀矯

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

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

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

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

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

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

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

徐廣曰十一月辛丑

封典客揭為陽

信侯

索隱曰韋昭云渤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漢陽信縣

賜金千斤十

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

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

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

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

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

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

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

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

帑諸相坐律令

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坐其家室今除此律

正月有司言曰

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帝曰朕既不德上帝

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嚙志

索隱曰嚙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嚙志言天下皆志不

滿也漢書嚙作匿音篋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

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以待也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

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

義理多矣

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

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

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

文穎曰陪輔也

豈為不豫

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

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

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

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

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

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

立嗣必子所

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

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

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

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

宜

索隱曰言不宜更別議

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養

其福故賜天下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

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

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

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

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

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

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

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對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

奪侯國除○索隱曰韋昭云膠東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諸從

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

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

人皆益封各二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

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

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

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鄒侯不同者蓋後從封於鄒屬鉅鹿秋封故常山丞相蔡

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

山甫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

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

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

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

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

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正義曰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為

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

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恐曆錯誤十二月望日又食

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

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

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

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

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

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

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言義曰憫然猶

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

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財字與纜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纜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索

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

萬曆二十四年刊

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輶置急乘一馬曰乘也 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

其開籍田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與籍之常章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

天下使務農也 灌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籍籍也 朕親率耕以

給宗廟 小盛 應劭曰黍稷曰盛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

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

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

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

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雀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 誹謗之木 服虔曰堯作之橋梁

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章昭云慮政

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

以為木貫柱四出名相陳楚俗相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

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

相約結而後相謾 漢書曰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索隱曰章昭云謾相抵

闕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 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

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

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

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

萬曆二十四年刊

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符分而合之小頰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

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

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

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

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大皆通也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

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轍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漢書曰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正義曰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二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縉以文帝十一年卒謚曰敬○索隱曰漢書曰義祁音遲賀姓縉縉古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夏同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為將軍軍榮陽七月辛亥帝自

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

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

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乍去年來也。駟案張晏曰：雖始與興居

反今降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

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

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

曰：長當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

處王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邛。夔邛都為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夔山。○正義

曰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都國。漢為縣。今雋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夔山也。○又云邛。夔山在雅州榮經縣界。榮經武德年間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邛。梓山。故邛人。梓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疑冰。按邛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雋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

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二人為淮南王。索隱曰：名

安阜陵衡山王。索隱曰：名勃廬江王。索隱曰：名錫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然起，而福繇德與。自官

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

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

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意為齊太倉令。故謂太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

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

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索隱曰緹音啼鄒氏音體也自傷泣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

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

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

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

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儻正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

而民知禁犯黥者卑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官者雜而

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二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

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〇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

而姦不止其咎安在哉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

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母

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

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

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

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

中尉徐廣曰姓孫封其子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

單為餅侯匈奴所殺

萬曆二十四年刊

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  
 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  
 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徐廣曰  
 姓董也為內史樂布為將軍擊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  
 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  
 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  
 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  
 曰右猶高左猶下也○索隱  
 曰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  
 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  
 坐宣室○索隱曰音禮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  
 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  
 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  
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  
 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之事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  
 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  
 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  
 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  
 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  
 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  
 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

官議母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

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

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

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

五常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

始更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

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

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

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下謂之四荒也封畿之內

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

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

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

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

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

道軼音轍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

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

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

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

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

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

中大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駟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

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為

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

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索隱曰伏儼句音俱包愷音鈞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

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舍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

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曰在渭北非也宗

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

渭北駟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

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

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註三倉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以振貧民民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

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二年宮室苑囿狗

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臺

一作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趾也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

衣綈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阜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

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

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

萬曆二十四年刊

立為武帝然上召責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  
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  
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表益  
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羣臣如張武  
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  
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  
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  
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  
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  
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

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  
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  
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  
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瓚曰方四方也內靡中也猶云中外也  
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  
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  
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  
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躐也  
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躐也音灼曰漢語作躐躐徒躐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也經帶無遺三寸毋

漢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十一

七

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

母發人男女哭臨宮

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

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織七日釋服

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功唯在於絲故以系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

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竭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索隱

曰霸是水名水經於山亦名霸山即正地也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

國悍徐廣曰姓徐駟案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陵者為將屯將軍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

屯將軍為名此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

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監主諸屯也○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

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為壙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

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復土屬將軍

武乙巳漢書云乙巳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

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

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

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

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酌酌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

八月嘗酌會諸侯朝中出金助祭所謂酌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

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

萬曆二十四年刊

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孝惠廟耐奏

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

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

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滅不私其利也罪人不斂蘇林

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

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

天地李奇曰侔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

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文穎

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

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

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

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

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

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

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

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

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祀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善人之治國自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

孝文在代

兆遇大橫

宋昌建策

絳侯奉迎

南面而讓

天下歸誠

務農先籍

布德偃兵

除帑削謗

政簡刑清

綈衣率俗

露臺不營

法寬張武

獄恤緹縈

霸陵如故

千年頌聲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景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啓○正義曰謚法曰繇義而濟曰景

孝文之中子也母竇

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二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

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

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係音奚

又按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索隱註同

男子二十而得傳

索隱曰音附荀悅云傳正

卒也小顏云舊法二十而傳今改也

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

索隱曰薄后也葬正陽西曰少陵也廣

川長沙王皆之國

索隱曰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

丞相申屠嘉卒

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

衡山雨雹正義曰雨千付反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

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殺羽

為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駟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殺羽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

所云○索隱曰鄒誕生殺音都會反又音丁活反羽音羽又音詡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燔雒漢志無

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故徙王於魯也吳王濞正義曰高祖弟

曰音披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二年封二十三年反年表云都吳其實在江都也楚王戊正義曰高祖弟楚王交孫嗣二

十一年反都密州高密縣齊悼惠王悼惠王子故昌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高祖孫辟

都彭城趙王遂正義曰高祖孫幽王子支子嗣二十六年反都邯鄲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高祖孫

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川長山縣西北三十里菑川王賢正義曰高祖孫濟南王賢子故武城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括地

志云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膠東王雄渠正義曰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自石侯五

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也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

晁錯遣表盜諭告不止遂西圍梁正義曰梁孝王都睢陽今宋州上乃遣

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

及楚元王子執等正義曰執魚屯反字亦作藝音同與謀反者封大將軍

竇嬰為魏其侯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其屬琅邪立楚元王子平陸侯正義曰應劭云

平陸西河縣劉禮為楚王索隱曰韋昭云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立皇子端為

膠西王子勝為中王王徙濟北王志正義曰濟子禮反濟北國今濟州盧縣即濟北

王所都為菑川王淮陽王餘正義曰淮陽國今陳州為魯王正義曰今兗州曲阜縣汝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二

南王非

正義曰汝南國今豫州

為江都王

正義曰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非所都反誅景帝改為江都國封皇

子非也齊王將廬

正義曰齊國青州臨淄也將廬齊悼惠王之孫襄王之子年表云

燕王嘉比自嘉

徐廣曰表云五年薨○索隱曰廬悼惠王孫齊王襄之子漢書作閭嘉劉澤之子也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

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按杜作壽陵也

復置津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

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之傳兩行書續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索隱曰傳音丁戀反

冬以趙國

為邯鄲郡

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為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

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系家

趙肅侯十五年趙壽陵後代因之也

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

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為隆慮

侯

索隱曰音林間避殤帝諱改之

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建陵故縣在沂州承縣界

江都

丞相嘉

徐廣曰姓程

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

正義曰括

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

趙丞相嘉

徐廣曰姓蘇

為江陵侯故將軍布

為郇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徐廣曰殖

一作墳○正義曰按馳道天子秦始皇作之文而樹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正義曰臨江忠州縣雖王臨江而都江陵

十二月晦

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

太尉條侯

正義曰條田彫反字亦作條音同

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

膠東王太后為皇后

索隱曰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兒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兒也

丁巳

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

徐廣曰一作應。索隱曰苛周昌之兄。為繩

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

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

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

四侯

文穎曰楚相張尚大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曰韋昭云張尚子當

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于悍子奔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

降皆封為列侯

正義曰漢書表云中三年安陵侯子軍相侯賜道侯陸疆容城侯徐處易侯僕日范。范代合彩侯邯

鄆七人以例如王降皆封為列侯按紀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為首降

立直孝子方乘為清河王三

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

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

按三輔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索隱註同。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

贊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宮。大

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

正義曰惠景間年表云亞玉侯盧他之龍

盧侯陳留蟠乘氏侯劉買相邑侯劉明蓋侯王信按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三年匈奴王二人降封為列侯惠景間表云匈奴王降為侯者有七人疑其五人是十侯之數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

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

四

中六年二月巳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

孝王正義曰都睢陽今宋州城陽共王正義曰城陽今漢州雷澤縣古城汝南

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正義曰表云分梁置也子彭離為

濟東王正義曰表云分梁置也子定為山陽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屬兗州

子不識為濟陰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屬兗州案今曹州是也梁分為五

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

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

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璜張晏曰以皇后所居宮為名為長信少府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

官則曰長將行為大長秋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呈后卿大行為行人

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謚官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璜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

索隱曰鄭玄云命者五謂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是九也奉常為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

儀典客為大行索隱曰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故漢書景紀有

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臚附也以言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臚之在外附於身也復有大行令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謚列侯薨則大行奏誄按大行令

治粟內史為大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天

內為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索隱曰主天子之私財曰小內

小內即屬大內也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闈門衛屯兵景帝

初更名中大夫後元年復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

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一作甲地動其蚤

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

順治十五年刊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五

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

建陵侯索隱曰姓衛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鄧將軍正義曰鄧真粟反到都傳云匈奴刻木為鄧都而射不中

擊匈奴脯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

隸衣七縵布正義曰衣於既反縵祖工反縵八十縵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縵止馬春索隱

曰止人為馬春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

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又省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

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正義曰衡山國今衡州河東今蒲州雲中郡今勝州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圖

字實所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索隱曰天庭即龍星右角

也按石氏星傳曰龍在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

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

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

即位是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諡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土長安四十五

三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翫○索隱曰蚡音扶粉反按外戚世家皇太后母臧兒初嬪王氏生子

信而寡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

大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

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

以弱卒以安索隱曰主父偃上言令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卒以安也安危

之機豈不以謀哉

索隱述贊曰

景帝即位

因脩靜默

勉人於農

率下以德

制度斯創

禮法可則

一朝吳楚

乍起凶慝

提局成豐

拒輪致惑

晁錯雖誅

梁城未克

條侯出將

追奔逐北

坐見島剝

立翦牟賊

如何太尉

後卒下獄

惜哉明君

斯功不錄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索隱曰按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又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顛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為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季緒亦以為然

孝武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謹微○正義曰謚法云克定禍亂曰武

孝景中子也

索隱曰按景十三王

傳廣川王以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則帝第九也

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

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

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張晏

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有六矣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

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又

安薦紳之屬索隱曰薦音指指挺也言挺笏於紳帶之間事出禮內則今作薦者古字假借耳漢書作經細臣贊云縉赤白色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

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立明堂城南以朝

諸侯索隱曰城南長安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草巡狩封禪改歷服

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

綰等姦利事徐廣曰縉微伺察之召案綰臧綰自殺正義曰漢書孝武二年御史大夫

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王

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

太后怒故令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

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曰時音止

括地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之所止按五時者先是文公作鄜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

時下時祭赤帝黃帝漢高祖作北時祭黑帝是五時也後帝二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正義

曰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慟之歲中亦死而靈死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主

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

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脩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絕不

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金之上林中號氏觀徐廣曰號音蹄○索隱曰鄒誕生音斯又音蹄觀名也神

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死若孟康曰產

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後死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死若

即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妣後娣死音竟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駟按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

澤封者曰君儀比長公主○索隱曰徐云武帝外祖母則是城兒也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

萬曆二十四年刊



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

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索隱曰如

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為今之竈神司馬彪註莊子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

李弘範云音浩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徐廣曰姓趙景帝時絕封入以

主方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駟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匿其年及所生長

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其游以方徧

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

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

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

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服虔云田蚡也坐中有年九十餘

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時從其大

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

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服虔曰地名有臺也贊曰晏

括地志云栢寢臺在青州于乘縣東北二十一里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子後代孰將有此晏子

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家奈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助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堂何

即此已而被其刻果齊相公器之官盡駭以少君為神數

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

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

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

上見安期生索隱曰服虔云古之真人○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瑯琊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寫  
一重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食巨棗大如瓜安期

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

祠竈而遣方士入海上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

砂諸藥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居久之李少君病死正義曰漢

書起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其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大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唯衣冠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韋昭曰人姓名在也史

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友士求蓬萊安期生莫能

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

薄誘忌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索隱曰亳山陽縣名姓謬名忌居亳故下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秦

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索隱曰按樂汁微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以為天一太一此極

之刑名春秋緯云紫極之別名又泰一佐曰五帝正義曰五帝五天

云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舍握紐尚書帝金

驗云蒼帝名靈威仰赤帝名文祖黃帝名神汙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佐者謂配祭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東南郊用大牢具七

曰徐廣曰一云日一大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大祝

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

子許之今大祝領祠之於忌泰壇上如其方後人復

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

孟康曰臬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貓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臬五月五日為臬羹以賜百官真羊用羊祠服虔曰馬行正義曰用一青牡馬

以惡鳥故食之神名也

神名也

泰一皇山山君地長

正義曰丁文反三並神名

用牛武夷君

正義曰神名

用乾

魚陰陽使者以一牛

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

令祠官領之如其方面

祠於忌泰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

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緝以薦璧得以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幣率鹿皮方尺直金一斤

以發瑞應造白

金馬

正義曰白金三品武帝所鑄也如淳曰雜鑄銀鈎馬白金也平準書云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十二

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隨之其文龜直三百錢譜云

曰金第一其形圓如錢肉好圓文為一龍白銀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長好一下文為二馬白銀第三其形似龜肉好小是文為龜甲也

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

韋昭曰楚人謂鹿為鹿○索隱曰鹿步交反按韋昭云體若麋

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麋而角是也楚人謂鹿為鹿又周書王會云鹿者若鹿爾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武獲一角獸若鹿謂之麟

是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角獸若麟云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於是以前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

萬曆二十四年刊

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

各以勝日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與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

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

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正義曰飯房晚反書絹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

佯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

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將

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日使者籍貫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捕驗問無蹤跡也

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索隱曰服虔云川梁栢頭按今字皆作栢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栢為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

文成死明年

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索隱曰湖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為近宜春亦甚疎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

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索隱曰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姓或曰發樹根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

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

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蓋已愈也大

赦天下置壽宮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贊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詹兮壽宮神君最

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祭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

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

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崇祭自被除然後入因巫為

六

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轉為下之又置壽宮北

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處神君張羽旗設供

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

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

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

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二數蘇林曰得黃龍鳳皇諸瑞以名年○正義曰書音畫按畫一之法

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符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符其明年

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

答也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曰

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相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楊惲繼此而稱耳祠官寬舒等

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

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上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駟案蘇林曰睢音

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睢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和合也○索隱曰漢書舊儀作蔡上者蓋河東人呼誰與蔡同故耳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

天子遂至棗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

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

索隱曰侵尋即侵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

小顏云侵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

其春樂成矣

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矣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名義未詳耳

上書言樂

大樂大膠東宮人

服虔曰王家人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

膠東王尚方而樂成矣姊為康王后

孟康曰膠東王后也

母子康王

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

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

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

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

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

索隱曰韋昭云羨門古仙人應邵云名子高

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計

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

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

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

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

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

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

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

方鬪旗旗

正義曰音其又本或作基說文基博基也高誘註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石用塗基頭曝乾之置局

上即相拒不止也

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正義曰

丹砂鉛錫為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

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普

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正義曰顏師古云臯水旁地也

廣平曰陸言水大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隄係役甚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

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樂通乾稱蜚龍鴻

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意度幾

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也

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或

隱曰孟康云斥不用之車馬是也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

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

疾王駟案此帝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齋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地理志云

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

太主徐廣曰武帝姑也駟案韋昭曰竇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

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

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

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

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白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

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

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攬服虔曰滿手曰搃贊曰益執持也而自言有禁

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睢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后土營旁

應劭曰魏故魏國也。應劭曰魏故魏國也。應劭曰魏故魏國也。

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

步溝鼎大異於眾鼎又鑊無欵識

更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

無文效詐乃以禮祠迎鼎至其泉從行上薦之

泉將薦之於天至中山

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山西○索隱曰此山在馮翊谷口縣西近九變山土人呼為中山河渠書韓

有黃雲蓋焉有庶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

徐廣曰行薦之或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

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興廡未有

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大帝與神鼎

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

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賜烹

徐廣曰烹煮也賜音賜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索隱曰言鼎以烹牲而饗嘗也賜字又作賜音賜漢書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以象三德

上帝鬼神

帝或曰嘗烹酌也遭聖則興

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

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

自羊

徂牛

不虞不驚胡考之休

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諱也姚氏按何承天云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曰



天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驩娛字也

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

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曰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為

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音灼曰蓋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

下報祠大饗徐廣曰一云大報享祠也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

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

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瀛洲勃海中三神山也言蓬萊不

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隱曰以雍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

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一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

鼎其冬辛巳朔旦夕至與黃帝特等卿有札書曰黃帝

得寶鼎死侯問於鬼吏區

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索隱曰鄭玄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中區者非藝文志作鬼容區也

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筴是歲巳酉朔

日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

二十歲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反二音並通後皆放此也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

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

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

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勅字作公

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

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

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

封禪封禪七十二王

正義曰河圖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君也

唯黃帝得

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

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

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

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

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

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

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

蘇林曰今雍有鴻冢

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徐廣

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所仙之處小顏云谷中山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冷谷去甘泉

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晉灼曰荆山屬河東南反荆

山在潯陽懷德縣

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

索隱曰頰謂頰下垂肉也頰其

毛也故童謠曰何當為君鼓龍胡是也

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

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龍頰拔墮

正義曰徒果反

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頰

號正義曰戶高反下同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本原出號州湖城縣南三

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

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

正義曰空桐山在隴州平高縣西一百里

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

塚徐廣曰塚次也駟案李奇曰塚重也三重塚也○索隱曰鄒氏云塚一作塚言壇階三重五帝壇環居其下

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壇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

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犂牛以為俎豆

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犂牛醴之屬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

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餼食索隱曰餼音竹肉反謂聯續而祭之漢志作駁古字亦通說文

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魂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居器反肉汁也駟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以大羹和祭食燎之按以鹿內牛中以魂內鹿中水之酒也

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隱曰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特也泰一祝宰則衣

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亦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

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瓚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揖而見

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

郊見泰一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里一里有通天臺即黃帝以來祭天園丘之處武帝以五月避暑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索隱曰瑄音宣嘉牲薦饗正義曰漢書儀

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

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大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牝荆書禱如淳曰

之無子者皆以繫齊之道也晉灼曰牡荆節間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荆為柄者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夫

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宮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常居北斗口三星曰天一駟按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

為太一名曰靈旗正義曰李奇云畫旗樹泰一壇上名靈旗畫日月北斗登龍等為兵禱正義曰

反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正義曰韋昭云牡剛也荆強按用牡荆指伐國取其剛為禱故畫此旗指

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

無所見五利安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樂大無狀上發怒乃斬之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

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

跡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

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正義曰迂

音丁誕音但迂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

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

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

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索隱曰亦謂人婦

伏義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

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

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篳篥瑟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其來

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然後封禪乃遂

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

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

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正義曰為于偽反將為封禪也用事

泰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回二千里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

與公卿諸生議封禪正義曰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趾廣厚也刻

石紀號著已之功績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封禪放天禪梁父之趾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以功相傳授之封禪

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

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贊曰射牛示親殺也○索隱曰天子射牛亦親殺也事見國語

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

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

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劭漢官儀也數年至且行天

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

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

九皇張晏曰三皇之時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人皇者大人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

勢上為封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

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張虔曰屬會也

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二月遂東幸緱氏禮登

中嶽文穎曰崧高山也太室韋昭曰崧高山自太室少室從官

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正義曰漢儀注云有稱萬歲可千萬人聲問上上不言

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

正義曰顏師古云以崇奉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

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選曰

太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日

八方之神○索隱曰韋昭云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

今按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

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界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

祠成山八曰四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

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

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

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

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曰義曰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

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

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

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

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

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

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漢書曰子侯

都尉掌乘輿車武帝初置韋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

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蓋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

也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蜃及白雉諸

物類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邊

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親封泰山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

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

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

望瓚曰聞呼萬歲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

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

民白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

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

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一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

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

治邸泰山下正義曰諸侯各於泰山朝宿地起第准擬天子用事泰山而居止天子既已封禪

泰山既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

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蓬萊遇蓬萊焉奉車

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

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彗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

衛太子兵亂○彗音胤後十餘日有星彗于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

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索隱曰郊祀志鎮星出如瓠故漢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紀惟止言

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

萬曆二十四年刊

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秦一贊養

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言之也

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曰信星鎮星也信屬土土曰鎮星漢志為得之皇帝敬拜秦索隱曰無

此況之饗封禪書況作祝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

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溜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

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

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

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鄧展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

還至瓠子瓠子曰即今之泰山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野城以南濮陽以

自臨塞決河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臨塞決河將軍以下皆負薪填之留一日沈祠而去

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於是作瓠子歌見河渠書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

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地人名也乃言越

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

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今越巫立越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用卜如鼠卜○正義曰雞卜

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服滑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上信

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

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韋昭曰如猶比也置脯棗神

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

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



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

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作通天臺於甘

泉宮漢書舊儀臺高五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

索隱曰姚氏案揚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武

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有洪厓旁皇諸胥陸遠則石闕封纓鳩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又有高華温德法相曾成宮白

虎走狗天梯瑤臺仙人驚思觀皆壯麗也

夏有芝生殿防內中

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曰按生芝九莖作

芝房

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有光云

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璣曰作通天

也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

應劭曰芝之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耆老

不失舊故則芝草生

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

正義曰乾音干顏師古云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

乾鄭氏云但祭不立尸為乾封

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蘇林曰天

事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尸為乾封

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

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見而祭之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

徐廣曰在扶風汧縣

春至鳴澤

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道縣北界

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

郡

徐廣曰元封五年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又穎曰天柱山在潛縣南有祠

浮江自尋陽出縱陽

地理志廬江有縱陽縣

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瑯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

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索隱曰玉或音肅公玉姓帶名姚氏按風俗通齊濟王臣有公玉再其後也音肅錄反三

輸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之畜今肅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二姓單複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詵是其後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二十一

七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案隱曰玉帶明堂圖中為複道

言其似崑崙山之五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

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

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

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人始拜明堂如郊禮

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

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

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

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

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脩今每脩封禪其齋饗曰天增授皇

帝泰元神筭索隱曰按贊饗之辭言天授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

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

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異遇之十一月之酉徐廣

日伏儼曰山名栢梁裁十一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在泰山下祠后

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與至殊庭焉漢書音義曰

隱曰盤漢書作幾字幾近也異望也並通服虔上還以栢梁裁故

朝受計其泉正義曰顧胤云栢梁被燒故受計獻之公孫卿曰黃

帝就青靈臺十一日燒徐廣曰日黃帝乃治明庭明庭其

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其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

高曆二十四年刊

侯其泉其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

正義曰括地志曰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

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文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關中

唯曉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園闕高一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園

索隱曰如淳云詩云中堂有覺鄭玄云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曠是也○正義曰園其遠反括地志云虎園今在長安其北治大池漸臺

正義曰顏師古云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臺按王莽死此也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

王義曰臣瓚云泰液言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池中有蓬萊

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魚長一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丈等去地十二丈乃立神明臺

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丈井

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索隱曰關中記宮北有井幹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司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選云井以四邊為幹猶築牆之有楨幹又諸本多作幹一本作幹首說文云幹井

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

徐廣曰一更無名字更

印章以五字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

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

韋昭曰丁姓夫人名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

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宮進時犢牢具

五色食所勝

孟康曰若火乘金則祠亦帝以白牲而以木耦馬代駒焉

孟康云寓寄龍形於木又姚氏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獨五帝用駒行親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

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

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圍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

常居也以候神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執期地名也命曰迎年正義曰顏師古云迎年若言祈

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

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距黃帝師岐伯正義曰張

揖云岐伯黃帝太醫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

曰在琅邪朱虎縣文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虎天子既令設祠其至東泰山東泰山

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

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

石間石間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間

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三年李陵以天漢

三年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

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

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索隱曰赤星即上靈星祠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考太

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今祠官寬舒領之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

一后土祠故云六也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

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

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

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冥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

孝武纂極

四海承平

志尚奢麗

尤敬神明

壇開八道

接通五城

朝親五利

夕拜文成

祭非祀典

巡乖卜征

登高勒岱

望景傳聲

迎年紀日

改曆定正

疲耗中土

事彼邊兵

日不暇給

人無聊生

俯觀羸政

幾欲齊衡

蘇州府儒學

教授朱端校

孝正系三

史記十二

